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八日發行
每册二分國內一元寄五十期國外寄三十期
通訊處　上海小北門上海書店轉鍾淸君

中國青年

第八十七期

讀「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學生軍與軍事運動問題
一種機會主義——黨化教育運動
「中心人物與中心思想」
被壓迫青年的問題（通訊）
敬告讀者

讀「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代英

此書係戴季陶先生所著，他自信這是相從孫先生十餘年的成績，他以爲在今日國民黨員中同時有老衰病和幼稚病兩種，『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和衷共濟之實不舉，革命勢力之統一無望。』所以他大發宏願，著了這本小書，想統一國民黨員的思想。

在這書中我相信戴先生注重建設人民的權力，尤其注重建設在政治上經濟地位上立於被壓迫地位的農工階級的權力；說明不爲三萬萬七千萬最困苦的人民的生活，便沒有救國的意義，便沒有革命的意義。 有智識能力不爲大多數受苦的人民效力，就完全與過去二千年一切墮落了的儒者絲毫沒有兩樣，這種側重農工階級利益與權力的態度，是很值得欽佩的。但談到中國固有文化問題與發展階級勢力問題，我却疑惑戴先生引申孫先生的學說，未免有過當之處。

孫先生有時亦講到中國固有文化，這是不錯的；但若因此便說不相信中國固有文化的價值，便沒有民族的自信力，便不能創造文化，那便中國人只好束手待斃，沒有存在於世界的權利，甚至於說便在全世界社會革命成功之後，中國民族亦只有化爲眞正的弱小民族，以至於滅亡，這些話未免太過火而不近情理了。 戴先生痛心於一般人認中國的文化都是反科學的而加以排斥，他說，像這樣下去，在思想上革命與反革命的區別，幾乎變成中國的與非中國的區別，如果中國的一切眞是毫無價值，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無存在的意義，還要做甚麼革命呢？ 我覺得戴先生的思想很奇怪！ 爲甚麼不像戴先生一樣贊美中國文化，便是認中國「一切」是毫無價值，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無」存在的意義呢？ 爲什麼那樣

便一定會沒有民族的自信力，不能創造文化呢？　固然我們要排斥「反科學的」中國文化，這亦猶如要排斥「反科學的」別國文化一樣，我們認「中國的一切」亦不過與任何國的「一切」一樣的有價值，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亦猶如猶太文化埃及文化一樣，當然有存在的意義，但這與民族革命的自信力沒有什麼必要的關係。

革命的能力，發源於主義的信仰與羣衆的黨的組織，若說必須先承認自己文化的價值纔配談革命，請問非洲里孚人中間並不會產生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聖人，亦有革命的可能否呢？　我們不應拿一國的文化來決定他的命運，這樣纔不至於因贊羨人家的文化而自甘屈服，(如一般美國化的留學生)，亦不至於因鄙夷人家的文化而公然自認有任意蹂躪宰割的權利(如一般人對蒙藏苗蠻的觀念)，更用不着因不願屈服於人家而虛憍恃氣將自己的文化高擧起來。　而且戴先生所謂中國的文化，如知仁的知，博愛力行的仁，行仁不怕的勇，擇善固執貫澈始終的誠，如戴先生所說，不過是中國少數聖哲的倫理思想，這種思想既不是全中國人所共有的，亦不是中國人所獨有的。　我們決不說馬克思的學說是德國的文化，列甯的學說是俄國的文化，然而戴先生却要咬定二千年來無人理會的所謂「正統」思想是中國的文化，我眞不懂這有什麼意思。

戴先生以爲階級鬥爭的思想有糾正的必要，以爲我們要促起全國國民的覺悟，不是促起一個階級的覺悟，我頗覺他不能自圓其說。　戴先生說，中國現在並不是對資本主義宣戰，只是把一個剛受孕的資本主義墮了胎罷了，墮胎何曾是容易的事呢？　中國雖不能有很清楚的兩階級對立，然而一則外國資本家移殖資本於中國境內，財政資本有匯豐花旗等銀行，工

隸資本有內外棉紗廠英美烟公司等工廠，津漢青滬的工錢奴隸已數十萬人，對此等資本主義不應宣戰嗎？　再則中國資本家資力雖然薄弱，然心不在小，將來決不能很爽快的屈服於國民黨節制資本的政策之下，對這種人不應當「預備」宣戰嗎？　戴先生以為資產階級反對三民主義，真正站在利害敵對地位的不過百分之一，最沒良心和知識的占百分之九十九，其實站在利害敵對地位和沒良心知識有何分別。　即歐美資產階級之反動，其酷待勞工又何嘗不可說是沒良心？　其違背進化潮流何嘗不可說是沒知識？　不過他們站在與勞工利害敵對的地位，使他們不易有良心有知識耳。　戴先生知道要解決民生問題必定要人民自身來解決，才是切實，才是正確。　但戴先生却又要阻止階級勢力的擴大，要各階級的人拋棄他的階級性，似乎無產階級的勢力與階級性的發展亦是不好的。　戴先生要治者階級「為」被治者階級的利益來革命，要支配階級的人拋棄他自己特殊的階級地位，這若不是一個空想，自然是沒有人反對的事情；但戴先生亦承認要農工階級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那便可知無產階級不應拋棄他自己的階級性；而阻止無產階級勢力之擴大，絕對不是相信民生主義的人所應有的態度了。　戴先生又以為只有生活優裕的人才能得着革命的智識與覺悟，去「為」不覺悟的人革命。　其寔，倘若靠生活優裕的人去「為」人家革命，十餘年的經驗已証明是靠不住的了。

孫先生說要多數不知不覺的人寔行革命，其實這些人決不是完全不知不覺，乃因受了革命的宣傳從生活上得着覺悟；這種從生活上得着覺悟的人比那些從知識上得着覺悟的人要勇敢堅決得多。　若真是愚民政策，想靠少數治者階級的「士大夫」，來包辦革命的事，而有意無意中似乎反對農工階級勢力的擴大與他們的階級性的發展，這與戴先生自己所說要靠人民自

身來解決才是切實正確之說根本矛盾，亦決不是孫先生的意思。

學生軍與軍事運動問題

F. M.

現在大家激於義憤，天天希望我們能夠有與帝國主義者作戰的實力，所以學生軍與軍事運動問題，大家都很熱心討論。 自然我們不贊成只知重視武力，把民衆的宣傳與組織置之腦後的態度，我們相信只有民衆已經有了相當的宣傳組織之後，纔談得上武裝暴動；一切漠視這種宣傳組織的工作，迷信武力萬能的人，都是中了封建時代傳統的英雄思想之毒，只須拿民國十數年國民黨軍事運動與歐戰以前教育界軍國民教育運動的成績來看，便可知道是勞而無功的。 但是在有了相當的宣傳組織的工作以後，或者便在學生軍運動中間我們可利用以進行我們的宣傳組織的工作，我們亦贊成進行學生軍之組織與軍事運動，所以我們亦願意討論這些問題。

學生軍應當怎樣辦法呢？ 玆就我與一位受過完全軍事教育的革命軍人郭敬君所討論的結果介紹如左，希望可以供談這個問題者的討論資料：

一　學生軍若仍以各校全體學生籠統編練，結果一定仍舊只是一個敷衍的兵式體操，於學生練習軍隊生活紀律與作戰技術一定是沒有好效果的。 我們儘可主張在學校以內實行普及體育，使每個學生的身體健全強壯，但不贊成以各校全體學生籠統編成學生軍，以成為一個有名無實的東西。 我們應當主張學生軍由各地學生聯合會主持，各校學生自由報名，由學生聯合會聘請軍事專家，與以短期的真正的軍事訓練、

二　學生軍若照以前兵式體操辦法，每星期只有二三小時的兵操，便操上十年，亦是不會有眞正功效的。　我們常主張由各地學生聯合會和借能容百餘人之大屋爲教練處，凡入學生軍的在受訓練時應搬到此中居住，完全過軍隊的生活，繼續操練三個星期乃至一月。　作戰技術有三星期以上之繼續操練，一定是可以夠用的，在此時期亦可備嘗軍隊生活及紀律。　有三星期以上之操練以後，便可以退伍回校，以後每半年會操演習一二次，便可備戰事之用。　學生之入學生軍操練者，在非假期中，應向學校告假三星期至一月，或由各地學生聯合會商之各校，使學生於此時期可以搬行李到教練處共同居住。

三　學生軍最好每次以一連一百二十六人爲訓練的單位，一連學生軍至少須聘用受過完全軍事教育的訓練員二人，另於本地學生中覓助手十八人。　在訓練第二連學生軍時，即可以第一連受畢訓練之人爲助手；在訓練第一連學生軍以前，須先於短期內特別挑選十八人爲短期訓練，以便可供助手之用。

四　學生軍最好能得眞鎗以供使用，因爲這樣纔可以練習折開機件，擦磨，保存，及其他用鎗諸方法，若不能每人得一支眞鎗，至少亦應謀十餘支眞鎗以供輪流練習。學生軍應練習數次打靶，打靶時每人須得子彈數顆。　若學生軍僅備鎗十餘支至一百支左右，每人有子彈數顆，在比較開明之軍閥亦不致遽然疑忌。　至每半年會操一二次，即用假鎗與爆竹亦可，即軍隊野操亦不用子彈。

五　學生軍之火食開支，可由學生聯合會向應募者徵收，訓練員由學生聯合會捐款

六　學生軍內部仍宜守軍隊中服從制度，但關於學生軍中一切章程由訓練員得學生聯合會之同意規定之；如訓練員之行爲或學生軍內部有應討論者，學員得向學生聯合會提出，由學生聯合會公議加以裁制，如此則免訓練員專橫之弊。

郭君說，果然全國如此做去，每三星期至一月卽練學生軍一連，一年中所練能戰鬥之士，可望到數十萬。　自然有些地方的訓練員亦許是反動的軍官，但只要能這樣做去，學生之加入學生軍的，必不至於思想被他們轉移，猶學校反動教職員不能轉移學生思想一樣。

對於軍事運動問題，郭君以爲革命同志加入軍隊中去當兵士，是很要緊的。　他不贊成一個同志要去當軍官，因爲軍官與兵士總是有一層隔閡，只有自己混在兵士中間，先用感情結納兵士，然後告以他們自身痛苦之由來，引導他們加入革命的組織，是有效的法子。　到軍隊裏去的人最要除去一切可以惹人注意的色彩，不可輕發激烈言論或有許多特異的行爲，所以現在一般好做表面功夫的革命青年是不夠做這種工作的。　軍隊中文字的宣傳，如雜誌傳單等，最好不要用，因爲軍士識字者很少，文字宣傳無多功效，而一被發現則遭危險，至少可以引起長官注意而加壓迫，使我們以後不好在他軍隊中間活動。

郭君的話是很有見地的。　現在我們看見許多兵士爲五卅運動躍躍欲試的情形，與他們背地對於軍閥不打外國人而打自己人的抱怨，可知中國的兵士已經大有捲入革命潮流之可能；不過成問題的，現在兵士中加入一種革命組織的人太少了，若因他們上述排外的感情，鼓動他們爲一時之變亂，誠恐事變一生，懷疑的人因爲無把握而趦趄不前，勇躁的人又因爲事

後毀罪而逃潰四散，如此則於革命無益，反使以後兵士不敢輕易贊助革命。 爲要防免這種弊病，只有速謀發生軍隊中的革命組織。 我以爲加入軍隊中爲兵士，自然是結納兵士發生組織最好之一法，即在軍隊以外，能善於接近兵士且能常時與之接近的人，亦正可一樣用感情結納以便在軍隊內發生革命組織。 文字宣傳對於反動軍閥下之兵士是無甚裨益的，但我以爲在我們熟悉之下級軍官中，尚宜介紹之使多訂閱關於革命之書報，始知宣傳組織之重要及其各種方法，以此等宣傳與兵士中之聯絡組織並行，功效必甚偉大。

一種機會主義——黨化教育運動

但一

從陶知行發明「黨化運動」四個字，教育界的飯碗競爭有了一個比較好聽的代名詞了。其實人人都知道黨化教育的事。決不從胡敦復謀東大校長，石瑛張知本郭泰祺謀武昌三大學校長開始，一般最出力攻擊黨化教育的人便是一般久已從事或正在從事於黨化運動的人。郭秉文黃炎培的把持東大，其爲「黨化教育」絲毫無疑；醒獅派發起國家主義教育協會相約介紹職業的飯碗同盟，亦明明是黨化教育運動，不過他們多一張厚臉皮，可以抵死不承認這一筆賬耳。

他們這種沒有遠大目的的私黨，有這種黨化教育運動，本只是事理之常，無足深責的。但偶有眞誠信仰革命的分子，亦因爲種種錯誤的見解，認黨化教育爲宣傳革命的一種方法，這實在有糾正的必要。

一個人不注意下層羣衆的宣傳與組織，在學校中間，不注意宣傳學生羣衆使他們覺悟自

己的地位，不注意組織學生羣衆使他們認識自己團結起來的力量，但知道引導學生無條件的排斥某校長，或甚至於無條件的為某人運動校長，這種行為無論是出於公意或私意，總是我們所應當反對的機會主義。　我們是應當發展學生的團結與力量，使他們有力量保護學生自己的利益，任何人來當校長，都不能做出甚麼反動的事情，所以我們有時並用不着排斥校長，更用不着定須找一個相信甚麼主義的人去當校長，纔可以改革學校。　青年學生一時血氣之勇，他能冒犯任何困難危險都不懼怕，但他們討厭作長期的按步就班的宣傳組織工作；所以機會主義者不與學生羣衆談宣傳組織的重要，而引其為無條件排斥校長的行為，這是正投合他們的弱點而易於號召他們的；然正惟如此，一個真正為青年利益而革命的人，應當極力避免這種鼓動方法。　學生的實力未擴大，學生羣衆既不能有力量監督約束教職員，輕易做甚麼排斥校長的運動，是很易失敗的；且即令幸而成功，亦未必不有強有力之第三者乘機攫取校長位置，無論此第三者如何反動腐敗，學生亦不能有力與之為持久的抗拒。　即令再讓一百步，居然有革命之同志上台為校長之一日，然而學生之實力既有限，校長一人所能為之事更不能多，周圍各種惡劣勢力如不稱職之教職員等，決不能廓而清之，結果終只能與一般不能合作之人勉強合作，所謂改進學校終只是徒托空談而已。

我們亦不反對有革命志願的人留在教育界做事，而且在人家自動的願意找他們辦理學校的時候，我們亦不反對他們去辦學校，因為我們雖不信他們能比人家辦出一個比較好的學校，但私人噉飯的地方總是要的，而且利用地位與機會，亦畧有便於革命的組織宣傳。　但我們反對利用青年使為毫無把握的犧牲，結果只是為私人爭飯盌地位的墮落行為。　我們應告

訴學生莾飛，只有他們自己團結的力量，可以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一切無條件的排斥誰歡迎誰的主張，無論是出於善意或惡意，都是引學生上當的。我們並不是說應當爲反動的教育家維持他的地位，我們是要使學生拿自己的力量去監制約束他，不是無把握的藉外力去打倒他。

這種工作看起來是比較迂遠的，然而只有這樣纔是切實有效果的。

至於說到要搶一兩個學校校長的位置，纔有方法好做宣傳學生的工作，那更是笑話了。未必一定要當知事纔可以宣傳人民，當師長纔可以宣傳兵士麼？

『中心人物與中心思想』

李春蕃

楚女：讀『人權日報』，你的『敬獻於醒獅派的朋友們』一文引起我許多感想，現在把牠們拉雜寫來。

當醒獅派的『中心人物』曾慕韓君自法國回到上海以後，就在許多報紙上大提倡其「造成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的主張，當時我就有點懷疑，覺得『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是物質的經濟的條件所形成，並不是靠一二個人『造成』的！即使一切思想的發動，都是由於一二個人的提倡，但是牠要變成『中心的』，就必須要在物質的與經濟的條件成熟以後，是毫無疑義的。

但是後來我自己知道我的懷疑，簡直是多事，因爲我那樣懷疑是怕他們發一種過早的空論，與我們目前的社會活動不發生什麼關係。 我那裡知道他們所欲『造成』的中心思想竟是歐洲五十年以前的國家主義，他們所要『造成』的中心人物，竟是法國克里孟梭一流資本家的工具！

自從「醒獅週報」發行以來，他們居然成爲國家主義的「中心人物」了。 就是上海中華書局編輯部部長戴懋哉君也對他的部下說：「國家主義現在的確已經成立了。 你們編教科書的時候，把他加一點進去！」所謂「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也已經被許多人拿來放在嘴裡喊出來了。 他們的努力，眞可佩服，而且他們的成功也是很可慶賀的！

有位左舜生君曾經對我的一個朋友說，他們的國家主義所以如此風行的緣故：『因爲一般人民的心目中，沒有別的，只有這個東西！（即指國家主義）。 一般老先生不知道別的，只曉得這個東西！』 這可見『這個東西』的風行，並不是醒獅派的朋友們所『造成』的，是因爲他們能投合一部分人的心理，就是編輯先生編教科書的時候，也要加一點進去！

可是說來眞是慚愧，我雖常常有機會拜讀「醒獅」，直到現在還不十分明白他們所提倡的國家主義究竟是什麼。 據曾慕韓君說他們的國家主義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這雖然有許多地方像，但是我覺得還不大像；據李石岑君的意思，曾君的國家主義是帝國主義，這雖然也有許多地方像，但是我覺得還有許多地方不像；（曾君李君的話都是在上海孫中山先生追悼會席上說的。） 我有時覺得曾君的國家主義是克里孟梭的軍國主義，但是自己也覺得不十分對。 此外我更覺自慚的，是人人心中有的這個東西，而我心中並沒有！

據我個人的考察，現在相信國家主義的人雖是多，但是其中的大多數都是屬於資產階級的，而且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反動派一面的，因爲只有這一般人是最合宜於國家主義，而且他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去達到他們的心目中的確有的「只有這個東西」。 他們的確希望有一種被他們所操縱的「全民政治」有一天能夠出現，他們也的確希望有「各階級融和一致」的富強

的國家能夠成立。　不過他們向來雖有這種意欲，但是他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去達到他們的目的。　直到醒獅派的主張一出，然後他們如夢初醒，知道這國家主義是『救世』的良藥了。

所以國家主義並不是『醒獅派的朋友們所造成』的『中心思想』，却是因爲社會上有產階級的分子要求這種東西，自然而然產生的。　我們可以不管牠的所謂『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究竟是什麼東西，但是在牠的背後站着的我們知道是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分子！

我在這裏所說的資產階級不但限於有錢的資本家，如像銀行老板、工廠主，書局經理，大地主等，而且也包括許多資產階級的分子，如像有些工頭，學生，小商店主人，鄉紳等，這批人是永遠不會革命的，如若要革命也只要『和平革命』就夠了，如像這一次五卅運動中的總商會中的大人物所說的。　他們唯一希望的是一般工人，店員，學徒們能夠爲了愛國的緣故，不要吃飯，不要罷工，只是埋頭工作，替他們造成財富！

曾慕韓君說的話眞是不錯，『現在橫亘在一般青年前面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國家主義的路，一條是共產主義的路。』這就是說現在一般青年不做資本家的奴隸，便做勞動者的好朋友。　共產黨是澈頭澈尾替勞動階級努力的，國家主義者雖是表面上也曾做過篇『咄咄，怪哉，』體的策士論文表同情於勞動者，但是他們的目光是專看在資產階級的利益上的。

夫爲資產階級所切齒痛恨者『共產黨』也，『過激派』也，所以國家主義者所痛恨的也是『共產黨』，也是『過激派』。　他們對於研究系，對於政學系以至對於其他反動的黨派都可以容忍，但是對於共產黨却不能！　共產黨人說，『打倒帝國主義，推翻依賴於帝國主義而生存的軍閥官僚，』國家主義者就不願那樣說，却偏要說，『外抗強權，內除國賊，』

攏裏攏統地迎合一部分人的心理就算了事。　究竟他們所要『抗』的強權是什麼，所要『除』的國賊是什麼？」　記得前幾天有一位姓葉的文學家做了一篇文章投在『公理日報』上，公理日報的主筆先生剛巧是一個國家主義者，他在那篇文章上發現了什麼『打倒帝國主義』等字樣，就說那與他們『外抗強權』的宗旨不相合，不肯替葉君刊出。　這樣看來，國家主義者所要『抗』的強權當然不是帝國主義了。　現在世界上的一切無產階級與被壓迫的弱小民族都在高叫着打倒帝國主義，但是國家主義者却偏偏不打倒帝國主義。

其次國家主義者所最怕，最恨的，實際上不是英國日本，却是俄國。　原來俄國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也是共產黨與過激派的策源地，他們的恨他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　他們不問俄國對於中國倒底做了什麼事，祇是一口咬定，說俄國對於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是在『侵掠』！　是呵，俄國是世界一切帝國主義的國家所討厭的，現在帝國主義既然不是中國的國家主義者所要打倒的，那末說俄國是在『侵掠』帝國主義，也未嘗不可！　與勞動家的罷工，資本家定要說是在『侵掠』他們的利益，是一樣的！

再其次，國家主義者更要利用國人一點淺薄的愛國熱，來反攻共產黨，說共產黨是受了俄國的『黃金』。　我非共產黨，是不知道這事的確實與否，我聽說共產黨都住了高大洋房，坐汽車，那便好像這個消息有些真確；我又聽說共產黨人都是衣履敝舊刻苦貧窮的，他們拿俄國的『黃金』做甚麼用呢？　自然就國家主義的立脚點看來，中華書局的『黃金』，或某大學的『黃金』，只要能『食人之食死人之事』，是可以受之絲毫無愧的，而共產黨專門替勞動階級做事，不替資本階級打算盤，是賣國而可惡！

近來醒獅派的先生們搖頭擺尾，大做其策士的論文，痛罵俄羅斯的侵掠，把一九一七年以前蘇俄與中國的交涉史完全搬了出來，聳動社會的聽聞，而且痛罵共產黨爲下流無恥，自己卻專門坐在家裏或是坐在編輯所裏，製造中心思想！這眞使我們旁觀的人懷疑到極點了。如若人家對我說他們所以如此用力，轉移社會的注意力者，是因爲受了甚麼人的黃金，或是受了中國軍閥資本家的津貼，我第一個就要相信。

嗚呼，『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原來如此如此！可見聰明人的見解自與常人不同。我現在只願他們快快與一般反動派明明白白勾結起來，早現原形，不使青年學子，上了他們的老當！

被壓迫青年的問題（通訊）

代英：我現在把我的問題寫在下邊：（一）在教會學校讀書受壓迫，想反抗，又受家庭壓迫，想同時返抗兩層壓迫，又受經濟壓迫，有什麼方法，能打破三層連環的壓迫呢？（二）大多數青年，全受種種的壓迫，究竟爲什麼壓迫要加在我們的身上呢？什麼是壓迫力的主要成分呢？（三）我們作這經濟革命運動的工作，處在現在種種壓迫之下，那是第一當作的呢？

劉忍（北京）

忍：各種壓迫都是經濟制度不良的結果。因爲經濟制度不良，所以人有很大的貧富差異，社會完全被金錢勢力統治着；雖然貧苦的人直接間接出了許多捐稅作爲社會公共的費用，但怎樣支配這費用，貧苦人是不能過問的。因爲這樣社會並不負責供給

靑年受教育的機會，若非家庭出錢，便不能讀書；社會亦不負責供給人民謀生活的機會，若非得着統治勢力的歡心，無論你如何有學問，無論你如何願意工作，你都是會找不着一碗飯吃。　現在教會挾帝國主義者的金錢與威力，到中國遍地設教會學校，許多中國人還希望同他們要好，將來有一個買辦大寫的優裕生活；教會知道中國人不敢輕易反抗他！所以敢於壓迫中國的靑年；一般靑年的家庭知道反抗了他便是塞了將來吃洋飯的路徑，所以不願意子弟有反抗的事，由於這種結果，中國人於是完全屈服於教會金錢勢力之下了。　（其實所謂文化侵略，亦只是經濟侵畧而已。　）然則我們應當怎樣辦呢？

我們一兩個人的力量是不能抵抗他，更不會能夠改造這種經濟制度全部的。　我們的第一件事是去喚醒一般同樣受經濟壓迫的人，把所有受壓迫的人都聯合組織起來這是我們招兵練兵的工作，是我們要向全部經濟制度下總攻擊以前所必需要做的。　你很感覺這種種壓迫，你便應當開始喚醒你們同樣受壓迫的同學，而且喚醒一般不能讀書，沒有工作的窮苦的靑年，以至於一般終日勞作而不能支持自己生活的農工藝徒，使他們都認識這種經濟制度的罪惡，爲改正這種經濟制度 要求社會負責供給教育及工作的機會）而組織起來，那便有一天可以救他們，而且可以救你自己，亦許你去喚醒他們的時候，他們中間有人反轉譏笑你反對你，但你要忍耐的做上去；他們中間亦許有絕對不能喚醒的人，但這總不是多數，我們要忍耐的把多數人喚醒過來，若不能喚醒而組織起多數人，我們永遠沒有法子反抗這種種壓迫，以爭獲我們的正當權利。

代　英

敬告讀者

本刊以前因爲郵局扣留，亦因爲我們發行郵遞各種方法很多不妥之處，而且負編輯之責的諸君又爲忙於各種實際運動，沒有能夠按期編輯出版，使愛讀者每有不能按期接讀本刊，或甚至有若干期完全接不到手的事，這是我們十二分抱歉的。　現經同人下一決心，以後有下述改進的事情，以補過去的罪愆：

一　本刊以後負責定須按期出版，且內容更加切合讀者需要。

二　本刊已請專人負責發行，對於一切代派訂閱或函詢之事，統有切實之答復，決無對於來函置之不理的事。

三　本刊發行到外埠的很多，決不便於完全在檢查極嚴之上海郵局發行，故已於北部中部南部各指定轉寄地方，由妥當切實之人負轉寄責任，此事接洽將近就緒，以後各地當不至有經過出版許久始得閱讀之弊。

四　本刊以前若有因郵局扣留寄脫未收到者，請訂閱者將未收到各期開明，當查照盡力補寄，使得窺全豹。

五　第三集彙刊不日付印，彙刊目錄決另印數千份，凡訂閱自五十一期起者均贈寄一份，其餘函索亦可照寄。

六　從八十一期起，一切印刷發行與經濟事項概由本社自理，與上海書店無涉；惟轉信地址照舊。

更正　本刊第八十四期『討論國家主義並質曾琦』文中，有「一，登載國民會議促成會的文章」「登載」二字之下，遺去「反對」兩字；錯訛得意義完全相反。